

# 夏如画的电话簿被两个大学生捡到了



九夜茴著  
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刑侦警察叶向荣偶遇被拐卖的魏如风，叶向荣向他承诺，一定会带他回家，但是却因为追捕罪犯而最终错过。魏如风被夏奶奶领养回家，认识了夏奶奶的孙女夏如画。夏奶奶去世后，姐弟生活贫困，魏如风辍学打工供夏如画上学。夏如画却被和魏如风一起在码头打工的阿福强暴。魏如风为夏如画报仇，砍伤阿福……

## [上期回顾]

邻居王奶奶告诉夏如画，阿福死了。知道阿福的死讯后，魏如风去找程豪问个究竟。然而，他发现自己已经深深陷入了程豪编织的罗网。他只能继续为程豪工作。知道夏如画在学校所受的侮辱后，魏如风要求程豪为夏如画转学，程豪答应了。

## 都市言情

### 夏如画拨通了叶向荣的电话

魏如风和夏如画住进了市区内程豪租的楼房，分室而居让他们逃离了夜晚的尴尬。魏如风变得很冷漠，他没跟夏如画再提起一句关于那天的事，不管是爱还是那个意外的决定。

程豪的胃口越来越大，在金宵练歌房的旧址上，他开了海平市第一家浴场。然而这些依然是繁华的表面，程豪比谁都清楚这些钱来得不明不白，他必须及时“打数”。随着现金流的源源而入，他也开始着手于输出的途径。从赌场到地下钱庄，黑钱经过一轮轮的漂洗，最终变白。企业家、慈善家、电影人、儒商……程豪被冠上了一个又一个耀眼的头衔，谈笑之间隐藏了巨大的贪婪，席卷着整个海平市。

那年夏天，夏如画考上了海大，学中文。其实学什么对她而言不再有深刻的意义，当初她执著地想让魏如风读书的念头已渐渐模糊，他们未来都是模糊的了。

夏如画常常怀念小时候，怀念那一贫如洗的小屋，怀念以前那个穿着破旧的牛仔服，揣着点心站在她学校门口的魏如风。

夏如画最常看的是法制节目，海平市最近开始严打，总是报道一些缉私、缉毒的案件，看着看着，夏如画就会不自觉地吓出一身冷汗。她害怕魏如风犯罪，那种感觉时时刻刻煎熬着她，而最终，这种恐惧让她找到了以前收起来的一张纸条，她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叶向荣的电话。

叶向荣和夏如画约在他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咖啡馆见面，夏如画早到一步选了个角落坐好，叶向荣一进门就看见了她。她比

上中学时更漂亮了，那时素雅的水仙已经长成了明艳的蔷薇，即使在昏暗的灯光下，也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两个人谈完以后，先后离开了。

### 夏如画的电话簿上只有一个名字

那天午后的咖啡馆里，有一个女孩一直在看着叶向荣和夏如画。她身边的胖女孩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说：“苏彤！你看那女的好漂亮啊！”

苏彤眯着眼睛说：“是不错，可惜比我差了点！”

胖女孩大笑：“你？未免差太远吧！”

苏彤狠狠瞪了她一眼说：“女人，不光是长相，智慧也是一种美！”

胖女孩不理她，迷惑地说：“得了吧，如果能长成她那样，就算是个白痴我也愿意！”

苏彤不以为然：“你看她，目光呆滞，一副丧气的样子！和那男的拉拉扯扯的，说不定就是个第三者，红颜薄命，肯定活得不开心！”

胖女孩打了她一下说：“你这嘴也太损了吧，你看看都是你说的！人家走了。”

“喂喂！别闹！”苏彤拉住她的手说，“她刚才是坐在那么有个包，是不是她的？”

胖女孩赶紧走了过去，她捡起地上的手提袋说：“是她的！这可上哪儿找去！”

苏彤说：“看看包里有没有记着她名字的东西什么的。”

胖女孩打开袋子，啧啧地说：“嗯……课本，哇！是海大的！咱俩校友啊！夏如画，你听说过么？”

“没有，名字还挺好听的。”苏彤摇头说。

“等等……这里有个记事本，里面有电话簿。”胖女孩欣喜地说。

“拿来看看！”苏彤翻开记事本，脸色一变：“好怪……”

胖女孩忙抢过来看，她惊讶地叫：“哎！这电话簿上怎么……怎么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啊！”

苏彤沉思着默念：“如风……这名和如画倒是挺搭配的。”

两个人对视一眼，苏彤说：“是呼机号，去呼这个人一下吧！”

她们出门到一个公用电话亭，苏彤照着电话簿拨了号：“麻烦一下 99699……苏彤……夏如画的包在我这里，请复机。谢谢！”

### 魏如风把苏彤她们带到了夜总会

魏如风找到了苏彤和胖女孩。魏如风带着她们去东歌夜总会。

开车的路上，魏如风时不时就透过后视镜看一眼苏彤，镜子里的苏彤就像没看见他的目光一样，只和胖女孩一块朝窗外指指点点。魏如风觉得这女孩子很特别，古灵精怪，倒惹人讨厌，但是也摸不准是什么路数。他之所以带她们走，就是想看看她们到底要什么花招，是不是冲夏如画去的。

Linda惊讶地看着魏如风带着两个女孩走进东歌，虽然在一片灯红酒绿中，但魏如风身边是从来没有女孩子的，她忙扯过滨哥说：“你盯着他们！我去告诉秀秀！”

“不就带了两个姑娘嘛！干嘛那么紧张！”滨哥不屑地说。

“你少啰唆！你敢带两个来给我看看！”Linda瞪了他一眼。

远处苏彤和胖女孩一起东张西望着，胖女孩很兴奋，大呼小叫地说：“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东歌夜总会啊！我从来没想到真的能进来！”苏彤也很好奇，她观察着人们对魏如风的态度，眼睛转了又转。魏如风打开一扇包厢的门说：“请进吧。”胖妹惊呼一声坐了下来，拍拍旁边的沙发说：“苏彤，快来快来！真皮的呢！”

苏彤白了她一眼，走过去说：“你兴奋什么啊？踏实坐着！反正今天有人买单！”魏如风坐她们在对面，抬头看了苏彤一眼，把服务生拿来的菜单递过去说：“随便点什么吧。”两个女孩头碰头一起叽叽喳喳地翻看，就是普通学生的样子，魏如风觉得心里放松了点，可能是最近形势不好，自己紧张过度了。

“我能要一份翅皇羹么？没吃过……”胖女孩怯怯地抬起头说。

“点呗！”苏彤抢先魏如风回答，“我要‘小红莓之恋’，乳酪蛋糕，谢谢。”

“‘小红莓之恋’，拿破仑饼。”魏如风把菜单交给服务生，目光落在苏彤身上。苏彤微微一笑：“看不出来，你跟黑脸包公似的，竟然喜欢吃甜食！”魏如风不自然地低下头，他点了一支烟，把烟盒摆在了左边，与打火机形成了一个十字。在海平市这动作是黑话，互报来路的意思。苏彤瞥了一眼，不动声色地轻轻用搅拌棒和着饮料。

“夏如画是你女朋友吗？”胖女孩一边大吃一边说，“美女啊！”

“不是，”魏如风面色微微一变，他吐了一口烟圈，有些落寞地说：“她是我姐姐。”

“是姐姐？你们长得可不像啊。”胖女孩摇摇头说。

魏如风沉下脸，苏彤突然开口说：“不是吧。”

胖女孩和魏如风一起抬起了头，她盯着如风的眼睛说：“你们不是亲姐弟吧？”

胖女孩惊讶地望着苏彤，苏彤脸上浮现出狡黠的笑容。魏如风目光中露出一丝寒意，他突然推开桌子，一把拎起苏彤冷冰冰地说：“说！你到底是谁！”胖女孩塞满食物的嘴大大地张开，她不可思议地望着如风，没敢叫出声音。苏彤脸色苍白，她抓住魏如风攥着她脖领的手，大口吸着气说：“你不用一再地试探我了。我不知道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我，苏彤，只是海大广告系的一名学生而已！”苏彤指了指随身背包，歪着头对胖女孩说：“把我学生证、身份证件都拿给他看！”

胖女孩颤巍巍地掏出了苏彤的证件，手抖得几乎拿不稳，眼前的魏如风不再是个酷酷的帅哥，而像是个暴戾的野兽。魏如风看着深蓝色学生证上那张灿烂的笑容微微一愣，他很熟悉这个小本，他曾经在深夜里摩挲过夏如画的学生证，和这个一模一样。一种绝望的无处可发的情感使他的心里溃开一角，他松开了用力的双手，黯然地说：“对不起，我失礼了，你们随意玩吧。”

魏如风走了出去，苏彤跌坐在沙发上，一直盯着他消失，胖女孩咽下口中的食物，使劲拍着胸口说：“他，他没事吧……怎么突然跟疯了似的？都赖你，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明明是姐弟俩！”苏彤的腿微微发颤，她举起桌上还剩半杯的“小红莓之恋”一饮而尽，自言自语：“他们要真是姐弟，他就不会这样了！你看看，他那像是弟弟对姐姐的样子吗？他和那个夏如画，绝对有问题！”

# 办公室中不是恋情的恋情

## 职场女性

### Derek追求我

Derek生日，请同一年进公司的几个人去唱卡拉OK。没想到这些人中颇有几个“麦霸”，大家玩得很疯。快结束的时候，Derek突然说：“Mia是今晚唯一首都没唱的人。”

我坦白：“我五音不全。小时候我一唱歌，我爹就说：‘哪个在哭啊？’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有心理障碍，长大以后从来不在外人面前唱歌。”我越是这么说，他们越是好奇，非要我唱一首不可。我还是笑着不开口。

Derek大概多喝了一点啤酒，他威胁我：“Mia，你要是再不唱，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抱你！”我脱口而出：“我宁可被你抱，也不会唱的！”大家哄堂大笑。

Derek做出一副很受伤的样子：“被我抱一下有那么可怕吗？”然后他就作势伸开双手朝我扑来。我笑着逃到走廊上去。

第二天，大家都在会议室里等着开部门会议。苏坐在我旁边。有个人从我身边的过道上走过，突然往我的桌上放了一杯水，就是在会议室里刚用纸杯接的矿泉水。

是Derek。他的整个动作完成得非常干净利索，就是在经过我身边的那一瞬间放下的。他没跟我说话，没看我一眼，甚至完全没有停顿。然后他头也不回地往前排的位置走去，手里还拿着给自己的另一杯水。我相信除了我和他，只有我旁边的苏注意到了这件事。苏一脸吃惊的表情：“这简直是公然调情。”会开始了，她没有机会说下去。

会议结束以后，苏又一脸狐疑地审问我：“你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我立刻撇清：“什么搞到一起的，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会议结束以后，苏又一脸狐疑地审问我：“你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我立刻撇清：“什么搞到一起的，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起？你说话也忒难听了，我们根本没什么。我们是同届的。”“同一届怎么啦？”

我撇一撇嘴：“我只仰慕那些师兄们。”我想了想，继续说下去：“而且，Derek个矮，我觉得他甚至都没有1米7。跟个矮的男生在一起，我没有安全感。”苏笑：“他1米7肯定是有，男的不显高。而且这根本不是什么安全感的问题，这是虚荣心。”

七夕快到了。Alice组织大家准备一个“袜子party”。参加这个party必须遵守两个规则：第一，不能穿鞋进门，要穿一双特别的袜子；第二，每个人都必须带一个异性同伴。

苏说：“我表弟那几天正好出差住我这，我索性就带他去。”我愁眉苦脸地大喊：“那我怎么办？”苏不怀好意地说：“我以为你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邀请Leon。”

“你太不了解我了，Leon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后一个愿意带的人，我可不愿意让他误会我对他的意思。我甚至从来没有主动约他吃过饭，都是他打电话给我的。”我义正词严地说。

这个时候，苏好像突然想起什么来：“你为什么不带Derek呢？”是哦，我怎么没想起Derek来。

我给Derek打电话。他答应了。Party的当晚，我一进门，Derek已经坐在沙发上，穿着我指定的服装。

Party专家Alice还设计了好几个游戏活跃气氛。最特别的一个是让每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他最喜欢自己同伴的地方，但不能署名。纸条收上去以后，Alice一张一张地念，让大家猜写的是谁。后来Alice念了一张纸条：“让人困惑的性格：有的时候活泼甜美，有的时候烟视媚

行”。我跟苏说：“这是谁写的，这么失败。”一扭头，看见Derek意味深长地望着我微笑。

下午收到个短信：“星期天请你看电影？”我看就知道是个男的发的，因为苏和晓含从来不会说“请你看电影”，我们从来都是各自付账。我的心跳了一下，带着不确定但又期待的心情往下按，然后很沮丧地知道发信人是Derek。

“我可不会跟你去看电影。”我没有好气地回复。我在这个事情上是个极为老派的人。我觉得一男一女单独吃饭没什么，可是如果一起看电影，就非常暧昧。

我可不打算跟Derek暧昧，尤其不想让他误会约他参加袜子party就是对他有意思。刚发出去没半分钟就收到了Derek的回复：“你该不会以为看场电影就会怀孕吧？”

我大笑。这个Derek，做个普通朋友还有点意思。

### Leon 和 Derek 居然是校友

跟Leon依旧保持着平均每个月见一次面的频率。他在形式上像个殷勤的男人，永远主动约你，永远车接车送，永远只带我去全城最好的餐厅，永远主动买单。而我，我跟他出去时永远穿我最体面的衣服。

悲剧是，我们的话题99%都跟OT有关。Leon是一个对生意很有热情的人。他很关心自己以前为品牌制定的一些战略在后来的实践中有没有达到效果，所以总是问长问短。苏总说我是他安插在公司里的小奸细。同时，他又是个独行侠似的人，从来不提自己的私生活。我对他的个人世界

一无所知，甚至连他有没有女朋友都不知道。

周六的晚上，一群同事在酒吧聚会，这个酒吧有一种特制的墨西哥鸡尾酒，最对我的胃口，我毫不犹豫就去了。喝得正酣，Leon打电话给我。我身边的同事知道是他，便接过电话让他过来跟大家见个面。Leon答应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有点心神不定。苏突然说：“天哪，你真的爱上他了。”我大惊：“你胡说什么呀！”苏敏锐地说：“你从放下电话到现在，往门口方向看了十多次。”

Leon到了以后，我为了避嫌，故意坐在离他挺远的地方。让我意外的是，Leon和Derek居然还挺熟。他俩一直比赛玩色子，像孩子一样投入。Leon把色盅高高扬起摇晃的姿势有一种野性的优雅。

“Derek，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实在憋不住问。苏看着我，我知道她的潜台词是，“你怎么像个打听男朋友狐朋狗友的老女人？”

“我们是校友呀。Leon和我还是同一个班主任，上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必以Leon为目标刺激我们。我和Leon最近每周都在一起打网球。对了，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咕噜了一声，没有接话。这些我以前都没听说过。这说明我既不了解Derek，也不了解Leon。于是我一个人闷头闷脑地喝我的鸡尾酒。酒吧里开始放慢歌，同事们纷纷捉对下场，轻轻地晃。

Derek走过来，向我伸出手。我很爽快地跟着他走下舞池。

“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不答应跟我看电影，但愿意跟我

跳舞。难道你不认为跳舞的性质更严重吗？”Derek在我耳边说。

“跳舞是放松，看电影是应酬。”我心不在焉地胡说。

“那吃饭呢？”Derek的声音低不可闻。我的耳廓能感受到他轻微地出气。我没搭理他。我像郝思嘉，一边在Derek怀里，一边不停地看着Leon。

Leon一直在远处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微笑。我赌气似的贴紧了Derek。他的脸凑了过来，我们像情侣一样紧紧地搂着跳舞。我能听见他心的狂跳。

整个晚上，我没有再多看Leon一眼。

聚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苏住的地方离酒吧不远，我决定到她那里过夜。

躺在床上，苏笑着说：“看来Derek还真看上你了。”我不置可否。

“我前几天在给晓含的专栏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办公室中不是恋情的恋情，倘若存在，也总是那么淡淡的，无法浓郁。仿佛一粒清晨的露珠，太阳一升起来便蒸发了。又如地上的玻璃碎片，纵然隐约闪着光，却注定永远无法燃烧。’”

苏很坚决地说：“我一直觉得搞办公室恋情的都比较蠢。恩怨情仇都在同事的眼皮子底下，万一不成，两人见面多么尴尬。为了一个不靠谱的冲动导致找工作的麻烦，太不划算了。”

我笑：“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司是你工作过的唯一的公司，而且这个公司里根本就没有符合你期望的爱人。”

苏条件反射似的说：“谁说的！其实我还是比较倾慕——嗯——”她似乎翻着眼睛想了一分钟也没想出一个她真正倾慕的人。

# 9